



## 前卫城里

## 寻老地儿

□ 蒋华栋

相比周围时髦前卫的建筑，伦敦金融城中央市场虽然看上去“年近”，却依然“气场”十足

这里是英国现代前卫建筑环绕的地方，但它依然保留了维多利亚时代初建时期的风貌。这里是全球各大金融和科技公司聚集的地方，但是它仍旧维持了其近一个半世纪前的设计用途。

这里是欧洲乃至世界最为现代管理模式集中的地方，但是它内部的商户仍保留了最初的家庭式经营和特色传统。

这里就是位于伦敦金融城内的中央市场，也被当地人称作史密斯菲尔德市场。这一市场最早出现在12世纪，伦敦城在14世纪从爱德华三世手中获得了市场所有权，并在19世纪中期建立了这一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室内肉产品交易市场。

伦敦金融城内众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使得其成为英国前卫建筑的聚集地。相比于这些“后生”，中央市场虽然“年近”，但也依然“气场”十足。这不仅得益于中央市场出自名师之手，其设计者是伦敦塔桥的设计师霍勒斯·琼斯，也得益于其与周边建筑的相得益彰。驻足中央市场门前环顾四周，在市场的不远处，一家现代装饰的星巴克完全嵌入了一座百年历史的老教堂。环游市场周边，同区内高盛、亚马逊和谷歌等现代企业建筑随处可见，临近的伦敦博物馆周边更是玻璃幕墙前卫建筑的根据地。环绕在这些现代建筑中，维多利亚时代特色鲜明的中央市场不仅没有显得“过气”，反而益发凸显出历史的厚重和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长达八百年的历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赋予中央市场的厚重的历史感和众多的历史故事。在这众多历史故事中，最吸引笔者的是市场独特的敲钟传统。和其他传统交易市场一样，中央市场内有一座在每天开市和闭市的时候都会敲响的钟。然而，中央市场的钟现在只在每年的11月11日上午11时敲响一次，为的是纪念1945年死于纳粹德国V2导弹袭击的110名市场交易者。二战在英国历史上留下的浓厚痕迹，或许不仅仅体现在白厅周边壮观的纪念雕塑上，更体现在中央市场这一普通市场的细微之处上。

今天的中央市场并非仅仅作为一个历史建筑物向游人展示，它仍然维持了其最初的设计功能。虽然超市的快速发展为这一传统零售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中央市场仍然是伦敦地区的酒吧、餐馆以及居民的重要肉产品来源。现在，每天早上3点到中午，周边的住户和商家都会像历史上一样，来到中央市场，在各式各样的柜台中选择心仪的食材。伦敦金融城负责中央市场管理的朱小姐介绍说，金融城虽然是一个现代服务业聚集区，但在中央市场的柜台采购新鲜食材业已成为居民的生活习惯和餐饮业的经营传统。在历史与商业利益的平衡中，天平倾向了尊重历史传承和传统。

现在的中央市场依旧维持了其最初的运作方式。来自世界各地的肉产品被整只、整块运进市场。各个商户随之进行分切然后出售给餐馆、旅店、零售业主和居民。中央市场内许多商户都在市场内经营了很长的时间，其中安德雷得家族、基维尔等几家商户更是自市场开业之初就进驻的“开朝元老”。

然而，中央市场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其最初的设计中，东西两个分市场共有162个摊位，顾客可以从市场两侧自由出入。随着欧洲各国越来越重视食品卫生和安全，为满足欧盟食品卫生条例要求，中央市场经历了大规模的整修和装饰。今天的中央市场仅容纳了44家商户。各个商户根据其经营产品的不同，被分割为不同温度的控制区域，而顾客也只能通过中央通道进入市场。

变得不仅仅是市场的格局和内部环境，更有食材的来源和种类。进入中央市场，顾客会发现各个柜台展示着不同国家的国旗。虽以英格兰旗帜居多，但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阿根廷等国国旗也是随处可见。细问卖家方知，现在中央市场的肉品供应链条早已不再局限于英伦三岛，来自其他国家的肉产品也越来越多成为英国人餐桌上的重要食材。这些国旗则是今年世界杯期间不同国家产品代理商之间的一场“舆论战”。朱小姐介绍道，由于工作时间与其他“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完全不同，中央市场工人生活社交圈相对封闭，主要是自己的工友和同事，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规律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特色。这种“国旗展”可能正是这群工作在中央市场的人们表现自我的特有方式。

伦敦金融城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城区，当前承载着英国经济最核心部分——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而在这一寸土寸金之地，中央市场的存在和延续或许正是金融城自身历史与现代交汇的写照。

点明白茶陵人为什么被称为“茶陵牛”的原因了。

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是奶牛；任劳任怨，一生勤劳耕作，这是耕牛；勇往直前，视死如归，这是斗牛。牛的这种勤劳、勇敢、富有奉献精神，通过各种传说、神话在茶陵铁牛身上不断演绎，又以“茶陵牛”三字在世世代代茶陵人民中传承，而“农勤于耕，士勤于学”的茶陵人，其刚正不阿、锲而不舍、朴实无华的秉性，正契合“茶陵牛”精神，以至于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夸赞茶陵籍战士时，也亲切地称他们为“茶陵牛”。正是凭借这股“茶陵牛”精神，一代又一代茶陵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不仅造就了茶陵“进士之乡”、“将军之乡”的美誉，也让“茶陵牛”这一美称名不虚传，美名远扬。



# 家乡的铁牛

□ 刘米岳

我的家乡茶陵，因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始建于汉高祖五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名胜古迹很多，有南宋古城墙、东门塔、工农兵政府旧址等，但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那神秘的茶陵铁牛。

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父母说我“你是茶陵牛，要勇敢坚强”、“你是茶陵牛，要刻苦勤奋”之类的话，刚开始我以为我出生地是茶陵，而且是牛年出生，因而被冠以“茶陵牛”的称呼，后来，听父亲说，茶陵县古城城墙外洙水河畔有一铸造于南宋时期的铁犀，俗称“茶陵铁牛”，是茶陵人心目中的一个神物，有了他的守护，全城人民数百年来都免于水患侵扰，正是因为有了茶陵铁牛，因此，茶陵人被称为“茶陵牛”。我听了还是似懂非懂，但从此之后，我对家乡的铁牛充满好奇，总想一探究竟。可是我尽管出生在茶陵，但在茶陵生活的日子却屈指可数，每每都是节假日随父母看望爷爷奶奶，匆匆而过，因而也就一直未能如愿。这次

回茶陵，可以多待几天，我决定次日去探访富有传奇色彩的神秘的“茶陵铁牛”。

茶陵铁牛，位于茶陵南宋古城南城门外的南浦古渡，又称南浦铁犀。据《茶陵州志》记载，南宋绍定年间，洙水泛滥成灾，淹没南城，知县刘子迈寝食难安，晚得一梦，见一头神犀冲入洙水之中，将河妖打败，顷刻，洪水便退了下去，刘县令醒来，即下令“括铁数千斤，铸为犀，置江岸，以杀水势”。想起第二天要探访神往已久的铁牛，我有点兴奋睡不着，不禁想起明朝江南才子解缙《夜泊茶陵》诗句“秋风渐浙秋江上，人自思乡月自明”，我是夜宿故乡，人思铁牛啊。

翌日早晨，穿过熙熙攘攘的主街道，我来到了茶陵古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迎湘门。凝视着数百年历史的斑驳古城墙，我仿佛看见勤劳坚强的茶陵人在历经茶王城、马王城、金州城、鄂王城被毁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筑城的壮观景象。走在古街上，沿街清代民居让我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

而破旧的青砖房与新建的红砖房交相辉映，又展现出历史与现代的和睦共处。七拐八拐，出了南城门，我来到了洙水河畔巨石铺就的南浦古渡，一眼就看见一座小亭子，亭子里一头铁牛静静的卧着。来到护犀亭，栩栩如生的独角犀牛顿时扑入眼帘，犀牛昂头跪伏，仿佛随时腾跃而起，与河妖决一死战。嘴微微张开，好似仰天长啸，吹响了战争的号角；又似喃喃自语，诉说着古城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铜目圆睁，注视着洙水的潮起潮落，那自然是在警告水妖不要在此兴风作浪了。独角高高耸立，那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正义的化身。历经800年风霜雨雪、却不锈不蚀浑身乌光锃亮，更透出铁牛的神奇和不同凡响。我轻轻地抚摸着铁牛，感受着铁牛的灵气，倾听着铁牛的心声，自小耳濡目染的关于茶陵铁牛的种种神奇传说故事在脑海中不时闪现，不断拨动我的心弦，令我愈发感叹铁牛的神奇，更加敬佩古代茶陵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以身为茶陵人而自豪。我开始有

# 赞美你，丝绸古道

□ 张颂甲

丝绸之路经济带由陕西进入甘肃平凉、天水，经敦煌、嘉峪关、阳关出境后进入新疆。一座座历史名城，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个狭长的地带上，历来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咽喉要道和商埠重地。

在全国人民热议建设“一带一路”的时候，我忆起当年离休后去丝绸之路经济带采访的经历。虽然时隔多年，但昔日的际遇历历如在目前。

回忆那次西行，我遇到不少操着全国各地方言的游客。同时，惊讶地发现，外国友人也不少，尤以日本人最为多。在沙山上，在大漠中，在柳阴下，不时可听到外国朋友的笑声，给还显荒凉的古道上增添了许多生气。

当我拖着疲倦的身躯，从敦煌莫高窟走出来时，一位日本女青年上来搭话，她的汉语说得不错：“先生，你们的丝绸之路有多少年历史了？”她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一时无法给予确切地回答：“好像秦汉时代就有了路，总有2000多年了吧！”我寻思，日本人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大西北来，走一走丝绸之路，看一看莫高窟，怎么会有这么大兴致？在交谈中，我反向她提出这个问题。“过去，中国西北少有人来，对这里有一种神秘感，日本的许多人是来探险的。再就是日本人信奉佛教的多，所以都愿意到中国西部来拜佛。”日本小姐这样回答。

回望这一路，我们驱车在古丝绸之路上飞驰，面对的不止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通途，还是一条布满历史陈迹的大道。两侧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在更远的地方，可以迷迷蒙蒙地瞥见漫延起伏的雪山，间或见到一片片大小不等的绿洲，那是人们聚集的乡村或城镇。多数时间里，空旷和荒凉还在笼罩着大道，并俯视着大道上流淌的车辆、驼队、过客和飞逝而去的岁月。难怪古代诗人早就吟唱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来。

这条被人们踩出来的大道究竟是1000年还是几千年前的事？我在丝路上探询，谁也说不清楚。究其根源，最早的足迹恐怕要钩沉到来自东方的先民。那时候，对于早年活动于大河之上的先民来说，西方是梦幻中的仙境，是极乐世界。但西去的路途曾是人们难以涉足的荒漠、高山，几乎是难以解释清楚的谜。于是，凭借想象和崇拜，便构想出来一队英雄，他们像夸父追日一样，从日出的东海去追逐日落的昆仑。为了追赶落日，传说中，我们的老祖轩辕黄帝就曾经“涉流沙，登于昆仑”。尧帝超过了先祖，不但到达昆仑，而且跨越昆仑山，“会见了西王母”。可信的传说记载了大禹为了治水，到过西域察山观水。至今保存完整的《穆天子传》，则详细记录了西周穆王满驾八骏，游西域，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今天的吉尔吉斯草原的情况。

二

汽车在河西古道上疾驰，一座座敦厚的烽墩在戈壁滩上显得特别突兀。它们是汉长城的遗址，不断向游人迎来，又蜿蜒离人们而去。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不知记录了多少历史兴衰和年代更替！是啊，别小看这弃于道旁的黄土堆，正是它在诉说着：大道辉煌，自秦汉始！



雪山映衬嘉峪关

张颂甲摄

它们是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民族的骄傲。

但汉长城到今天已经有名无实，保存下来的顶多是“土围子”，像是一些干打垒的墙壁。在山丹，我看到一段相对完整雄伟的城垣，那是明代长城。由于年代不那么久远，不但有城垣可寻，还见到一座保存尚完好的城楼。

古道一直是平静祥和的。曾几何时，匈奴民族兴旺了，震撼了西域大地。这个剽悍的民族，风一样席卷了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和帕米尔高原以西大片土地。

古道烽烟迭起，不再平静。直到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又建立了阳关、玉门关两座边防关隘。四郡中前三城命名有着明显的寓意，即“耀武扬威”、“张国臂掖”和“美景倾泉”，彰显了汉武帝战胜匈奴、卫护国土、宁静边疆的业绩。那么，敦煌命名又是何意？我曾问过诸好友，众说纷纭。友人告我东汉应劭的解释较为可信：“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很早就是汉王朝首都长安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是西域进入中国内地的南道、北道、新北道三道的总汇合口。那时，出境西行的人，在这里要做好即将步入更为险峻路途的精神和物质的充分准备；而入境东行的人，一路劳顿，在这里要作较长时间的休憩。

敦煌又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来往的要津。它还是武将、使臣、游子、戍卒回归故里的梦寐中的城关。他们一旦回到敦煌，就好像回到故国一般。东汉名将班超，他在出生入死戍边31年后，上书皇帝，请求告老还乡，写道：“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玉门关，即为敦煌所辖之关口。他把回到敦煌，就算是回归故国了。班超的赤诚爱国之心，感人肺腑。

三

继张骞、班超之后，大约过了五六百年，唐代高僧玄奘沿丝绸之路赴西天取经，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在距今六七百年的元朝，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沿丝路长途跋涉，历时三年有余，才到达中国帝都朝见了元世祖。他堪称是西方人东来的光荣使者。

千百年来，古丝绸之路几度兴衰。只因明朝大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使得陆上的丝路逐渐失去昔日的光彩。光环虽然有些褪

色，但人人都承认，丝路开通以来，对中西经济的贯通和文化交流兴盛，起到了伟大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

那么，这条大道是何时戴上“丝绸之路”桂冠的呢？一位朋友告诉我：大约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有一位地理学家，名叫李希·霍芬，是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来，随后广为流传。

丝路虽然有了美好的名称，但因为路途遥远又荒凉难行，长时期以来，游人在路上艰苦倍尝。远的不说，近百年来不乏这样的实例。林则徐被远谪新疆伊犁。他乘坐的木制牛拉车，行进在河西走廊，仅从兰州到武威（凉州），一百几十公里，居然走了十天！林则徐用“送我凉州十日程”的诗句记下了这一段旅程，可见当年行路之艰难。

我国新闻界前辈、《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的惊世之作《中国的西北角》，就是他孤身深入大西北考察的旅行记录。当时他骑马西行，从张掖到敦煌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的征程中，大约也用了一年多时间，才解放了西北全境，其间有战争的阻隔，最主要的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专门研究敦煌艺术的我国著名学者常书鸿，每次去敦煌，从兰州出发，也要一个多月才能抵达。

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丝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坎坷不平的国道已全线改建成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新疆段业已通车，不久，我国境内丝路高铁也将全线贯通。我们从敦煌驱车返回武威，1000多公里路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来称道：“入夜进凉州，闹市灯如昼，飞驰千公里，今日方能够。”如今，我们完全可以高唱“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了。

千百年来，一提起古丝绸之路，人们心底就会油然显现遥远、神秘、渺茫、迷人和奇险的感觉。那戈壁大漠、雪峰驼铃、富饶绿洲多么富于传奇色调，那梦幻般的传说，更是充盈着诗情画意。的确，丝绸之路、河西古道，是一条记载着色彩斑斓历史的长河，这里经历过血和火的洗礼，也飞扬过祥和动听的牧歌。古道上可以说无处不饱含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无处不记载着汉民族开拓进取、一往无前的精神，无处不闪烁出华夏各兄弟民族源同流变、艰苦奋斗的耀眼光华，也无处不编织着中国人民和亚洲以至世界人民亲切交往的彩带。

## 流年

## 那一年

## 就这么过去了

□ 王太生

那一年，我得了个小奖，都老大的不小的了，才得了这么一回奖。我模仿电影明星，上台磕磕巴巴地说，我想再年轻10岁。

我这是不好意思，干了这么多年才领奖，说明我从前努力不够。

去年，有个编辑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书稿通过了出版社的选题，我高兴得一塌糊涂。现在图书出版业不景气，出版社慎之又慎，弄出本书不容易，我到现在还在兴奋中。

还有个编辑发来邮件，告诉我这张报纸明年不办了。编辑动容地说，“你的文字耐读，静静地读，读好长时间，或者在一个温暖的有阳光的冬日下午，里面有灵魂的静谧安详，可以想很多，很远……”我读后，诚惶诚恐，也很激动，想到从此少了一个可以理由经常打扰的朋友，心里一阵子高兴，一阵子悲怆。

纸媒会消亡吗？尤其是我们这些靠纸媒捧饭碗的人，下半辈子不知道还能干什么？我有时在想，文字的奇妙，就在于可以跟远方的人沟通，远方有一个读懂你的人，这就够了。

那一年，我去旅行，在QQ里对好友鲁小胖子说，在山间石径，我看到一眼泉，清澈的水，经过砂石的过滤，在汨汨涌流，真清啊。鲁小胖子回我一个卖萌的鬼脸说，你可以灌一壶，带回来泡茶。

那一年，我打算访问50个小镇，结果理想太丰满，现实很骨感，只去了6个，时间不够啊，也不知道它们去了哪？

在徽州的一个偏僻古村口，我想去看古人的联排别墅，被一个嘴上啃着萝卜的中年男人拦住，说村口现在卖钱了。

那一年，我下巴颏铁青的胡须中，有了隐约的花白。每天中午像个花匠，拿着修剪机，哗啦哗啦，一通乱打理事草，到了第二天，胡须又密密麻麻地生长出来。中国人的营养太充分了，生命力旺盛，我的胡须，生长周期是24小时。

那一年，我认识的一个老板给了我一把扇子。扇子的背面，是一个楼盘广告，印着密密麻麻的煽情蛊惑文字。扇子，在生活中有其角色定位。这几年老板做生意发了，腆着肚子，执一纸折扇，坐在红木椅子上喝咖啡。我的邻居刘大爷，摇着把芭蕉扇子，站在楼下，呼呼地生煤炉子。

我开通了微信。头一天加了7个好友，等到再邀请其他朋友时，才发觉微信原来是一棵树，他们像一只鹭鸟，都早已密密麻麻地蹲在枝上。我把卖茵糕的刘大爷，做油饼的李二婶，烤臭豆腐的常二，都搬上去，好让这些小人物风光风光，他们做小本生意，没钱投广告。微信发出的当天，刘大爷卖了30茵茵糕。

我想请108个朋友喝酒，结果过生日那天，只有老婆拎了一只小蛋糕，陪我坐在小饭馆里，点了五个菜，吃完后，抹抹嘴回家。

那一年，半俗半雅。一月木笔树，笔笔忽生花。二月吃花生蚕豆，梅花落在南山。三月篮中小樱桃，软红可爱。四月摘一朵豌豆花。五月在山中乱库，看鱼在水中飞。六月谷雨天，水翻书……十月坐在一只大南瓜上。十一月闲来檐下坐，听听闲棚秋籽落。十二月嗅得枯草香，掏甜雪烹茶。

那一年，就这么过去了。